

CUOWEI

魏然森 著

新时政长篇小说

一向以朴实精干、慈善宽厚为人称道的无党派副市长
长朴向安，内心却潜藏着为先祖复仇的情结，他选择
了美丽单纯的女大学生苗雨青作为棋子……

群众出版社

错位





CUOWEI

魏然森 著

新时政长篇小说

错位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错位/魏然森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0

ISBN 978 - 7 - 5014 - 4739 - 8

I. ①错… II. ①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5995 号

错 位
CUO WEI
魏然森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泰锐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

印 张: 18.25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7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4739 - 8/I · 1931

定 价: 32.00 元

网 址: www.qzchs.com

电子邮箱: qzchs@163.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 (010) 83903253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一向以朴实精干、慈善宽厚为人称道的无党派副市长朴向安，内心却潜藏着为先祖复仇的情结，他选择了美丽单纯的女大学生苗雨青作为棋子。不明就里的苗雨青向往纯真质朴的平民爱情，得到了朴向安的救助后，豁然明白大树的荫凉对于弱者的重要性，她由被动变主动，做起了朴向安的情人且为他生了儿子，却不知这恰恰中了朴向安的圈套，被推入了阴谋的旋涡。真心爱她的两个男人以及哥、嫂、儿子先后因她死于谋杀，觉醒之后，她选择了迷途知返，决心用手中的证据铲除邪恶。恶人终被惩处，她也从朴向安送给她的夹竹桃上摘下一片片花瓣泡在水杯中，让这些曾经让她产生过无数幻想的东西送自己离开这个险恶丛生的世界……



目录 错位

	引 子	1
上 部	1. 不期之期	15
	2. 刘西美	19
	3. 夹竹桃	22
	4. 杨若成	26
	5. 在套房里	34
	6. 手机	41
	7. 赵学海	45
	8. 在天然地下画廊	48
	9. 圈套	57
	10. 不知自己中了圈套	60
	11. 幌子	68
	12. 教授花园 18 号	73
	13. 父女	79
	14. 赵学海哭了	82
	15. 孩子,孩子	88
	16. 房子,套子	91
	17. 暴风骤雨	99
中 部	18. 都世俊	105
	19. 立德明珠	112
	20. 都家父子	115
	21. 郑天爱和赵学海	125
	22. 朴向安	129
	23. 在新居里	135
	24. 篱笆墙咖啡馆	141
	25. 都世俊的妈	146
	26. 齐敏	150
	27. 爱是你我	154
	28. 三个男人	158
	29. 结婚了	161
	30. 郑天爱和杨若成	165

下	31. 齐敏来了滨海	173
	32. 孩子	180
部	33. 醒世歌	183
	34. 郑天爱	186
	35. 教授花园	189
	36. 齐敏之死	193
	37. 设想在心口难开	199
	38. 黄公岛	205
	39. 嫩姜与老姜	211
	40. 郑天爱走了	215
	41. 疑云密布	218
	42. 立德明珠	228
	43. 智深大师	234
	44. 都仁杰死了	237
	45. 阴谋杀人	240
	46. 冲突朴向安	249
	47. 借刀计	254
	48. 赵学海想辞职	259
	49. 都世俊	266
	50. 农历八月十四	270
尾	51. 飘落一地夹竹桃	277
声	52. 人之将死	281

目录

错位

引 子

大学毕业以后，苗雨青在家乡盛京度过了四年相对平静而又幸福的时光。虽然做了朴向安的情人让她和爸爸的关系弄得很不好，虽然天天守着亲生儿子却只能听儿子叫自己姑姑，虽然与朴向安每个月只能见一次面，结婚的事也遥遥无期，但在朴向安的全力安排下，她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盛京通力建筑集团的副总经理；年纪轻轻就有了高级轿车和豪宅；年纪轻轻就在盛京的上流社会中有了一席之地并且颇受尊重；至于钱，她更是想怎么花就怎么花，随便到就像在厕所里用卫生纸一样，她怎么能不幸福呢？

但是，四年以后，朴向安的一个电话就把这一切都给改变了。

电话是在星期天的上午打到盛京的，那时，苗雨青正和儿子安雨坐在北陵公园里的高空游览车上观赏盛京风光。随着游览车慢慢地升高，四岁的安雨高兴得手舞足蹈，喊着，“姑姑，姑姑，你快看，那边有架大飞机。”苗雨青顺着儿子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有架飞机正向桃仙机场方向滑去。她就问儿子，“你想朴伯伯了吗？想的话，姑姑让他坐着飞机来看你。”儿子还没回答，手机却响了，正是朴向安打来的。

“你赶紧请个假，坐下午1点20的飞机来滨海，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安排你。”朴向安说。

苗雨青一怔：“重要的事情？什么重要的事情？”

朴向安说：“来了你就知道了！”

苗雨青看看手表：“现在都10点多了，还能买上机票吗？”

朴向安说：“机票已经给你订好了，你提前一个半小时到桃仙机场取票就行了。到了滨海以后，你不要再去教授花园那边，你打车到时代广场大酒店，我在2608房间等你。”

苗雨青便到滨海去了。

走进时代广场大酒店2608房间，她一头扎进朴向安的怀中，一边热烈地亲吻，一边迫不及待地脱衣。已经重复了多少次的动作和话语再一次被快乐地重复，直到精疲力尽，大汗淋漓。

冲洗一番，二人返回床上。

朴向安靠着床头躺下，苗雨青依偎在他的身边抚摸着他的前胸说，“有什么重要事情安排我？请说吧。我希望是结婚的事。”

朴向安点上一支中华烟吸着，说，“你就那么急着结婚吗？我跟你说，必须等刘西美去了以后我们才能结婚。她现在能吃能喝，只怕三两年也去不了，我们怎么结婚啊？慢慢等吧。”

苗雨青就坐起来了，有些急躁地说，“那她再有 30 年不死，难道我也要再等 30 年吗？你觉得这样对我公平吗？”

朴向安说，“当然不能再等 30 年。但是，你也不要把结婚看得太重。只要我们真心相爱，又有安雨那么个好儿子长着，结不结婚又怎么样呢？重要的是我要帮你干点大事情，让你风光无限才行。明确跟你说，我的前途是很光明的，我是非党身份，又是少数民族，三五年之内当个副省长一点问题也没有，走运的话，去北京弄个一官半职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你不行啊，你目前只是个副总经理啊，说得不好听点，你还是个打工妹啊，不干点大事情怎么行呢？”

苗雨青就冷笑了一下说，“你让我干啥大事情啊？我早就要求你帮我成立一家属于咱们自己的房地产公司，你总是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啥时候才是时候啊？我已经在‘通力’干了三年多的副总了，对于房地产的经营手段和运作程序掌握得一清二楚，只要给我一家属于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再加上有你作强大的后盾，我是绝对能够经营好的。可你就是不同意。我真不知道你是咋想的。”

朴向安说，“我也没咋想，就是怕你从头创业太受累。成立一家新的房地产公司是要费很多周折的。经营得好更要花费大量心血才行。你这么年轻，我担心你会吃不消啊。”

苗雨青哼了一声，“刚说完让我干大事情，又说怕我吃不消，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告诉你，我吃得消！肯定吃得消！你赶紧帮我成立吧！你只要帮我成立了公司，以后我再也不催你结婚了。哪怕真让我等 30 年，我也认了！”

朴向安就笑着摸了一下苗雨青的头，说，“难道只有成立自己的公司从头干起才算干大事情吗？就不能走一条捷径吗？”

苗雨青说，“能有捷径可走更好啊，你给指一条吧！”

朴向安拍了拍苗雨青的后背，笑着说，“我就是因为找到了一条捷径才让你来的。这样吧，咱们穿上衣服好好谈。正事还要正经办才行的。光着身子谈正事，既不雅，也不利！”

两个人穿好衣服，苗雨青洗洗手往朴向安的杯子加了茶添了水，然后坐到朴向安的怀里，有些戏谑地说，“说吧，我的朴大人，有什

么捷径可走？最好一夜之间让我成为亿万富婆，最好一夜之间让我成为世界百强企业的总裁！”

朴向安笑着说，“我虽然不能让你一之间成为世界百强企业的总裁。但是，我可以让你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婆，一夜之间拥有一家资产十几亿的大型集团公司。”

苗雨青就咯咯地笑起来了，说：“你就吹吧朴大人，反正吹牛皮也不犯法！”

朴向安却很认真地说，“我说的是真的！”

苗雨青收起了笑容，看着朴向安说，“那怎么可能呢？任何事业都是从小到大一步步干起来的，谁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豪，一夜之间就能拥有一家资产十几亿的大型集团公司啊。”

朴向安说，“你就有可能！绝对可能！”

苗雨青一皱眉，“你把我当三岁孩子哄着玩？”

朴向安揽住苗雨青的腰使劲往怀里搂了搂，郑重其事地说，“我没哄你玩。我说的都是真的。”

苗雨青就有点发蒙了，“你说的都是真的？”

朴向安说，“百分之百是真的。”

苗雨青说，“那好！请详细说明！该集团公司在哪儿？你怎么就能送给我？”

朴向安就拉着苗雨青来到窗前，唰的一下拉开窗帘，指着太阳映照的远处说，“看到那个蓝色的大楼了吗？”

苗雨青说，“你是说夹竹桃大厦？看到了。‘夹竹桃集团’几个字那么醒目，我能看不到吗？”

朴向安揽着苗雨青的肩说，“我要送给你的就是它！”

苗雨青说，“就是它？”

朴向安说，“是的，就是它！知道我为什么能把它送给你吗？因为这个集团公司原本就是我们朴家的。”

苗雨青不以为然，说，“你是越吹越离谱了！夹竹桃集团不姓朴，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朴向安说，“表面上看是不姓朴。但是，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就知道其实它是姓朴的。”

“是吗？那就赶快说出来让我听听吧。”苗雨青还是不相信，但她开始感兴趣了。

朴向安唰的一下又把窗帘拉上，然后扯着苗雨青回到座位上，说，“我先告诉你个谁都不知道的秘密，我老家是滨海的。”

苗雨青很奇怪，“你老家是滨海的？你不说是延吉的吗？你是鲜

族，老家在延吉应该比较正确啊？”

朴向安说，“是啊，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老家是延吉的，包括你爸爸，我们共事了十几年，他也一直以为我老家是延吉的。我的履历表上也一直都填祖籍延吉。而事实上我老家是滨海的。”

苗雨青说，“老家是哪儿就是哪儿，我们老家是山东莱芜的，我爸爸就一直说是莱芜的，填各种表格也一直填莱芜。你为啥要说是延吉的呢？背后有什么重大隐情吗？”

朴向安说，“这就是我要给你讲的故事。不过说起来话挺长的，就简单说说吧。在清末至民国那个阶段，我们朴家是滨海有名的资本家，经营纺织、丝绸、药材、木材，还开着多家宾馆、饭店、钱庄。相当于现在的集团公司。日本侵略中国时，我太爷爷为了获得多方面的保护，偷偷给汪伪政府捐了几辆汽车，给共产党捐了几门大炮和几百条枪。想不到这给朴家的命运埋下了祸根，日本战败后，有个叫都天海的，当时担任国民党军统局滨海站站长，他抓住我太爷爷给汪伪政府捐过汽车这件事，说我太爷爷是汉奸，对我们朴家进行了敲诈勒索，总共从我们朴家敲诈了金条 3000 多根，古代名画 20 多幅，秦汉时期的文物 30 多件。但是，我太爷爷却没有逃脱一死，1946 年春天，都天海派人把我太爷爷太奶奶还有十几个贴身伙计全都给枪杀了。好在我太爷爷有先见之明，早在 1945 年冬天，就让我爷爷带上一些钱，领着一家五口偷偷逃到了盛京。我爷爷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为了免受追查，一到盛京，他就在混乱中找了一户原籍在延吉的同姓人家，花钱续上家谱，隐瞒了老家在滨海和我太爷爷给汪伪政府捐过汽车的事实，这才躲过了劫难。不然的话，只怕就没有后来的我，也没有我的今天了。”

苗雨青听到这里兴趣更大了，凑近朴向安说，“那都天海呢？后来怎么样？”

朴向安说，“全国解放前夕，都天海带着大量财物去了台湾，后来遭到了报应，两个儿子先后患天花死了。改革开放以后，他回大陆投资，在滨海办起了纺织品公司，同时寻找他早年在滨海当官时的小老婆吴天云。因为他走的时候，吴天云怀孕了，大太太寻死觅活地不让他带着吴天云，国民党政府也严查纳妾官员，无奈之下他就连哄带瞒，把吴天云扔下了。但他一直惦记着吴天云肚子里的孩子，就想找找吴天云，看看有没有给他留下一男半女。结果，在沂蒙山区的姬王崮村，找到了吴天云和儿子吴仁杰。吴天云顶着个国民党特务家属的帽子一直没再结婚，吴仁杰也因为母亲的出身问题，直到‘文革’结束，他都 30 多了，才娶了个又矮又丑的媳妇，日子

过得是相当惨啊。都天海一回来，母子俩算是苦尽甘来了。吴仁杰改名叫了都仁杰，与都天海一起经营纺织品公司，后来又成立了集团公司，业务涉及房地产、餐饮、矿产等十多个产业。因为都天海曾经潜伏在汪伪政府内部，代名叫‘夹竹桃’，这个集团公司就叫了夹竹桃集团。十年前，都天海和吴天云相继去世，都仁杰接替都天海担任了夹竹桃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苗雨青说，“原来是这样。但是，这也只能说明都家是拿你们朴家的钱发展起来的，并不证明夹竹桃集团就是你们朴家的呀。你有什么权力送给我呢？”

朴向安说，“我当然没有权力直接送给你。但是，如果采取一些策略，让夹竹桃集团江山易主，它不就是你的了吗？”

苗雨青忍不住又笑了，说，“我的朴大人，你没得老年痴呆症吧？人家一个大集团公司，就算你是诸葛亮在世，又能生出什么妙计让其江山易主啊？”

朴向安却严肃地看着苗雨青说，“我说的话绝对有谱！妙计早就有了，只要你肯依计而行，目的肯定能够达到！”

苗雨青看着朴向安，大半天才说，“你该不会想用美人计吧？”

朴向安说，“对！我就是想用美人计！”

苗雨青一下子站起来了，“你想让我打入夹竹桃集团，用美色迷惑都仁杰？”

朴向安说，“你坐下！话还没说完呢，你毛啥！”

苗雨青坐到沙发上，脸色变得异常冷艳，说，“告诉你啊，让我当女特务我可坚决不干！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朴向安说，“就算你愿意干，也不是靠迷惑一个糟老头子就能把个大集团公司弄到手的！天底下还没那么容易的事！要真那么容易的话，美国早就是莱温斯基的了。”

苗雨青“扑哧”一下笑了，说，“那你到底啥意思啊？快点把话给我说清楚。”

朴向安说，“我是让你嫁给都仁杰的儿子都世俊！”

苗雨青再一次蹦了起来，“什么？这不是一回事嘛！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讨厌我，打算把我推出去啊？”

朴向安一皱眉，“你又来了！坐下听我说。坐下！”

苗雨青没有坐下去，她气呼呼地扭着头不看朴向安。

朴向安说，“我告诉你雨青，一个人要想干大事情，是要付出代价的。知道历史上有个美女叫西施吗？她是春秋战国时期越国人。当年越国受制于吴国，陷入亡国之危，西施为了帮助越王勾践实现

复国梦想，忍辱负重，与郑旦一起由越王勾践献给了吴王夫差，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以至把吴王迷惑得众叛亲离，无心于国事，最终被越王勾践所灭。而西施也成了历史上最为爱国的奇女子，被人千古传颂。我希望你是西施那样的奇女子，而不是一个只看眼前小得小失的俗女子！”

苗雨青忽然有些鄙视起朴向安来，她说，“以前我听说你们官场上有些当官的为了升迁不惜把老婆献出去，还以为那是世人胡编乱造糟蹋你们呢，现在看来一点也不假啊。”

朴向安的脸色一沉，说，“你说什么呢？这是一回事吗？你不要乱往一起扯！如果为了当官，就是刀架脖子我也不会把你献出去的！我们现在是为了一个资产十几亿的大集团！一个十几亿的大集团是不亚于古代那个越国的，我们作出一点牺牲难道不值得吗？况且计划一旦成功，你就是这家集团的掌舵人，这就相当于拥有了自己的帝国呀，你难道不想拥有这个帝国吗？我为了让你拥有这个帝国都不惜丧失男人的尊严了，你还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呢？”

“帝国”二字让苗雨青有一丝心动。但她没有马上表态，她也很难马上表态。这么重大的事情，不好好想一想是不能表态的，所以她说，“这样吧，你把你的计划先详细地说出来让我听听，其他的咱再慢慢商量。”

朴向安站起来，把一杯水端给了苗雨青，说，“我的计划很简单，都仁杰就都世俊一个儿子，连个女儿都没有。你嫁给都世俊，成了合法夫妻，都世俊一死，整个夹竹桃集团就是咱们的了。”

苗雨青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了，等我嫁给都世俊有了合法继承权以后，你就暗杀都世俊，是吗？”

朴向安说，“用不着暗杀，他活不了几年的。我仔细地观察过他的面相，三角眼，四白眼，目光无神，瞳孔很大，里面还布满了青色的血丝。这是个标准的短命鬼。凭我的经验判断，他活不到35岁。”

苗雨青说，“你是不是看出他短命之后才决定用美人计的？”

朴向安说，“从我知道了夹竹桃集团是都天海创办的以后，对于夹竹桃集团我就志在必得了。如果得不到，我就把它搞垮。半个多世纪的深仇大恨啊，我是不能不报的。本来我想采取别的方式的。但是后来经过与都世俊相处，我发现他是短命鬼，就决定用美人计了。这是一条最好的途径，简便易行，天衣无缝。”

苗雨青说，“可是你想没想过，即便都世俊真的用不了几年就死了，我们也可能无法得到夹竹桃集团呢？都世俊死了还有都仁杰，

他是法人，他会轻易让我一个外人全部继承集团吗？再说，拥有集团控制权才能拥有整个集团，都仁杰不是傻瓜，他儿子现在活着他都不把大权交给他儿子，如果他儿子死了，他会轻易就把大权交给儿媳妇吗？对儿媳妇的信任怎么也超不过儿子的。这事你想简单了。”

朴向安说，“你说得有道理。但是，你并不知道，都仁杰也活不长的。他甚至有可能死在他儿子前面。他有严重的心脏病、糖尿病和肝硬化，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靠吃进口药物来维持的，说不定啥时候就完蛋了。”

苗雨青说，“那他为啥不把大权交给他儿子呢？”

朴向安坐下去，再次点上一支烟，说，“都仁杰不是不想把大权交给都世俊，是都世俊没有那个能力独立掌控夹竹桃集团。那小子不务正业，他的兴趣点不在企业上，喜欢写些狗屁不通的诗歌散文。结交的朋友大多也是文学界的，整天不是请北京的作家来，就是请上海的编辑来，来了就吃喝玩乐全管着，为的就是让人家吹捧他，给他发表作品。听说他还是省作家协会的会员，滨海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呢。整这些虚的有啥意思嘛，可他就是乐此不疲。对企业管理与经营却是三不主义：不热心，不学习，不努力。正是因为如此，都仁杰才不敢放手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想到用美人计的。因为喜欢文学的男人都有一个弱点，感情丰富，喜欢女人，感性大于理性，容易中计。再说你的能力远远超过都世俊，只要嫁过去，在都仁杰面前尽情展示你在企业管理方面的卓越才华，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让位给你的。”

苗雨青说，“问题是我想嫁给都世俊就能嫁给都世俊吗？我怎么接近他？他看不上我怎么办？”

朴向安说，“只要你同意实施我的计划，我保证一切顺利。第一步，我先把你秘密送往韩国进行特别训练，让你达到职业特工的水平，将来潜伏到夹竹桃集团，有足够的应对各种特殊情况的发生。另外还会让你恢复成处女，接受贵族女人的全面培训，让你彻底脱胎换骨，变成一个不仅外表漂亮，内涵也同样丰富的高素质女人，为在夹竹桃集团站稳脚跟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二步，参加清华大学的EMBA培训，一方面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企业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为接触都世俊创造条件。因为都世俊正准备参加清华大学的下一期EMBA培训，你从韩国接受半年的特别训练回来，正好赶上这一期。到时候只要你们成了同学，不用你有任何行动，仅凭你的美丽外貌，他一定会自动上钩的。”

苗雨青说，“都世俊有老婆没有？这是最关键的。”

朴向安说，“有。那个女的叫郑天爱，是滨海市土地资源局原局长郑成远的女儿。”

苗雨青冷笑了一声说，“这么说我如果答应实施你的计划就得再一次当二奶了？”

朴向安说，“谁让你去当二奶了？你跟我就是当二奶了吗？话说得这么难听！我是让你去把都世俊夺过来，直接成为都家的女主人！如果当二奶你能掌控夹竹桃集团吗？乱弹琴！”

苗雨青再次冷笑，说，“夺过来？说得多轻松啊。你老婆是活着的死人我都没法把你夺过来，都世俊的老婆活蹦乱跳又有强大的后台，我想夺过来就能夺过来？简直就是开玩笑！”

朴向安说，“这是两回事！你和刘西美夺是要顾虑很多东西的，当然不能想咋样就咋样。可和郑天爱夺，就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再说，都世俊和郑天爱的婚姻关系基本上是形同虚设的。当初都世俊娶郑天爱，是因为郑天爱的爸爸郑成远在官场上很有前途，未来很有希望进入市委高层，都世俊想用婚姻做平台，建立一个长久的官商通道。而郑天爱长得又不错，都世俊就一箭双雕了。但没想到，二人刚结婚，郑成远就因为贪污受贿被判了无期徒刑，美好的设想一下子就泡汤了。而郑天爱由于从小没了母亲，继母对她又不好，所以心理上缺乏安全感，造成了敏感多疑又偏执暴烈的性格。后来她又发现自己先天不孕不育，这种性格就更突出了。她总以为都世俊嫌弃她，总怀疑都世俊在外面有女人，所以稍有风吹草动就掀桌子抄椅子，经常闹得鸡犬不宁。都世俊早就和她过够了。所以说，凭你的条件和能力，想把都世俊夺过来是件很容易的事，也许你只要以不变应万变就啥都解决了。不要想得那么复杂。”

苗雨青略一沉思说，“复杂不复杂咱先放在一边，因为我答不答应你还两说着呢。我现在想问你，你是啥时候决定让我实施这个计划的？是不是很早了？”

朴向安说，“你为什么要这么问呢？是不是觉得我当初和你好就是为了利用你？”

苗雨青扭转身子，没有吭声。心里说，难道不是吗？

朴向安说，“请你相信我，我没有利用你，我是在和你共同开创属于我们的美好未来。”

苗雨青说，“但是你不能否认，你在和我相遇之前就有了夺取夹竹桃集团的计划了。”

朴向安说，“是。是在和你相遇之前我就有这种计划了。但是，

想让你担负实施这个计划的重任，却是从你生了安雨以后开始的。因为我知道，有了安雨我们就不再只是情人关系，我们已经是实质上的夫妻了，也是实质上的父母了。而且我们都很爱对方，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组建一个合法的家庭，给我们的儿子一个最为光明的未来。所以，在这个前提下，不管你的事情还是我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彼此都有义务去承担责任，甚至为了某种目的作出牺牲，不存在谁利用谁的问题。于是，我就把你安排到了通力集团，一方面锻炼你，另一方面也想看看你在企业管理方面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将来能不能实施我的计划。结果我是满意的。你在企业管理方面很有天赋，经过进一步培训，你完全能够完成我的计划，所以我才向你亮出了底牌。”

苗雨青说，“可你没有事先告诉我，就是对我的欺骗你知道吗？我从心理上无法接受，也摆脱不了被你利用的阴影。”

朴向安说，“这我理解。换了我也会这么想的。但是这样的计划是不亚于夺取一个政权的，如果我事先对你讲了，可能就很难实施了。你明白吗？”

苗雨青说，“你不事先告诉我，我就是被动的，就是被利用的！你再怎么狡辩也改变不了它的实质！”

朴向安说，“好了！就算我没想周全，你该怎么降罪就怎么降罪好了。但是，你得赶紧给我一个答复，到底同不同意实施我的计划。”

苗雨青说，“你暗暗预谋了这么多年都没着急，还差一时半会儿吗？我得好好考虑考虑再说！”

朴向安没再吭声。

苗雨青走到窗前，像朴向安那样唰得一下拉开窗帘，似乎是想再次看看远处那座夹竹桃大厦，其实她没看，她只是看着滨海这座嘈杂的城市愤愤地想：怪不得一开始和我好他就那么谨小慎微，怪不得生孩子时他不愿意我留在滨海，怪不得他从来不让我带着安雨来滨海和他见面，原来他是早有预谋，怕让都家的人看到什么蛛丝马迹坏了他的大事啊！妈的朴向安，不折不扣的阴谋家！我从一开始就在他的圈套里啊！

但是，她却不能把这些话说出来，因为说出来也没什么实际意义，朴向安也不会承认的。现在她需要做的只能是好好思考思考，然后作出一个决断！这个决断好像也是别无选择的，因为事情已经明摆着，自己不过是朴向安的一枚棋子，不同意实施朴向安的计划，就意味着自己这枚棋子不再有用，那么也就无法再与朴向安继续走下去。走不下去，后面的麻烦事可就多了。孩子怎么办？是扔给朴

向安还是自己带着？房子怎么办？哥哥的房子和自己的房子都是贷了巨款的，失去了朴向安这棵大树也就意味着失去现有的高收入工作，银行贷款怎么还？难道眼睁睁地看着银行把房子收回去吗？还有一点最重要，没有了朴向安这棵大树，自己就得退出上流社会，就得改变以往那种富贵而又奢侈的生活方式，自己能受得了吗？再有就是四五年的青春白白地扔进去了，那一些的美好、那一些的纯真都已不再，自己还能另辟新路吗？另辟新路又能辟出什么新路来？再找个有钱有权的老男人靠上去吗？那还不如答应朴向安了……

静。屋里出奇的静。

朴向安终于忍受不了这种静，起身走到苗雨青身后，轻轻拍着她的肩说，“坦率地说，我这么处心积虑地想报复都家，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你和儿子。我真的是想让你走一条捷径，迅速拥有自己辉煌的事业。我想让咱们的儿子从小就享受富贵人生。不然我都是50多岁的人了，既不缺钱，也不缺地位，未来又有很好的前途，何必如此劳心费神呢？你好好想一想，然后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先去参加一个会，晚上七点再过来陪你一起吃饭。”

苗雨青叹口气说，“晚上你不要过来了，让我一个人在这里静静地想一想，明天早晨你再过来吧。”

朴向安沉默了片刻，说，“那好吧。明天早晨我再过来。”

朴向安走了。

朴向安一走，苗雨青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了。而且越流越汹涌，后来她便扑到床上号啕大哭，像山洪暴发一样难以自制……

这一夜，苗雨青几乎没有合眼，事情虽然明摆着只能答应朴向安，但是她的思绪却像大海的波涛一样不停地翻滚。她既恼恨朴向安对她的利用，却也有些相信朴向安真是为了她和儿子。她既后悔当初一时冲动投入了朴向安的怀抱，又对成为夹竹桃集团的主人充满了美好的幻想：那真是一个“帝国”啊，拥有这样一个帝国该是怎样的风光啊！

第二天早晨，苗雨青早早地梳洗打扮好了等待着朴向安的到来。但是，从早晨6点一直等到8点，朴向安竟然毫无动静。苗雨青就在心里冷笑，他这是跟我玩心理战术呢，表示我的决定对他来说并不十分重要，他可以用我，也可以不用我。或者让我着急，然后主动给他打电话，那样他就可以占上风了。那你就等着吧，我倒要看看到底谁更着急！想到这里，苗雨青脱掉衣服上床睡觉去了，而且一睡就是好几个小时。

当苗雨青醒过来时，非常意外的，发现床前坐着一个人。这个

人不是别人，正是朴向安。

朴向安微笑着说，“你醒了。我不到9点就过来了，轻轻敲了几下门你没反应，知道你还没睡醒，开门进来了。我还是第一次静静地欣赏美人睡觉的样子呢，的确很美，很有诗意。”

苗雨青有些感动，想说我不但6点就起来等你了，你没来我才又躺下的。转念一想这话不能说，说了就暴露自己的心迹了。于是不作任何回应，只那么静静地躺着。

朴向安轻轻抚摸着苗雨青的脸说，“起来吧宝贝，起来洗把脸，该吃午饭了。都11点半了。”

苗雨青慢慢地坐起来，双手搓了一下脸，打了个哈欠，说，“我昨晚一夜没睡。”

朴向安说，“我理解。这么大的事，不是轻易就能作出决断的。其实我也一夜没睡……”

苗雨青说，“你一夜没睡怕是担心我不同意实施你的计划吧？”

朴向安说，“你错了。我一点也不担心你不同意，我知道你会同意的。我所担心的是你进入夹竹桃集团以后，我在心理上能不能承受得了。自己最为心爱的女人投入了别人的怀抱，那种滋味不是一般男人能够承受的。”

苗雨青说，“既然这样，那很简单啊。取消计划不就完了吗。”

朴向安说，“如果可以随便取消，我就不用浪费这么多年的心思了。取消是不可能的。我只是心里难受罢了。”

苗雨青说，“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你将来不要我和儿子了。我总觉得你让我实施你的所谓计划是假，把我和儿子推给别人是真。”

朴向安就把苗雨青揽入怀里，说，“怎么可能呢？如果我有那个想法是会遭到天谴的！”

苗雨青说，“那你能用什么证明你永远不会抛弃我们母子呢？”

朴向安说，“用我的心啊！”

苗雨青说，“如果一个人的心可以证明什么，那就不会有陈世美了。我要你拿出不可改变的东西。”

朴向安说，“不可改变的东西？什么东西是不可改变的呢？你说出来我拿就是了。”

苗雨青说，“你给我写下一份保证书，就说是你安排自己心爱的女人苗雨青去实施夺取‘夹竹桃’计划的，将来不管成功与否，你都不会抛弃我和孩子，永远地爱我们。如果失信，如何如何。你写。”

朴向安的心里一震，心说，好厉害的苗雨青，她也开始耍手段